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ON
FRIENDSHIP

我刚才所谈论的完美友谊是不可分割的：
每个人都将自己彻底地
交给自己的朋友，
以致再无剩余的东西
去跟另外一个人分享。

论友谊

[法]米歇尔·德·蒙田

[英汉双语]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489.0
1.005
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H319.4/1848
:11
2010

论 友 谊

(英汉双语)

[法] 米歇尔·德·蒙田 著
M. A. 斯克里奇 英译 高黎平 汉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友谊 / (法) 蒙田著; 高黎平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0. 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2513-6

I. 论… II. ①蒙…②高… III. 友谊—研究 IV. B8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30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5526 号)

www.penguin.com.cn

This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Classics 1991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4

Translation copyright © M.A. Screech,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oral right of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asserted

Taken from the Penguin Classics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Essay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M. A. Screech

Set in Monotype Dante

Typeset by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李育超

责任编辑 / 韦薇 徐小美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20 毫米 1/32 印 张 / 6.875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513-6 定价: 14.00 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与企鹅出版社联合出版

观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二十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

可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80种，尚有20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

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目 录

论友谊	1
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来判断是非那简直是疯了	17
论谈话艺术	23
论闲散	54
论父亲对孩子的感情	56
论适度	80
相信直到死我们才会幸福	87

论 友 谊

1. 我注视着我属下的一位画家在作画，突然觉得有一种超越他的欲望。他给画挑选了墙中央最好的一块地方，想充分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然后，他用怪异图案填满了画周围的空间，这些怪异图案都是些荒诞不经的绘画，它们的诱人之处只在于千姿百态、新颖独特。事实上，若不是变形和怪异图案一起对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肢体做修修补补，配以纯粹偶然连贯的次序和比例，那么这些散文又算什么呢？

一个长着鱼尾巴的美丽姑娘。^①

2. 我可以设法达到那个画家第二阶段的水平，不过我尚未达到他第一阶段较高的水平：我的绘画本领长进甚微，要不我就敢于着手画一幅色彩浓厚的装饰画，然后按照艺术的规则打磨润色、装饰美化。于是，我决定从埃蒂安·德·拉博埃西那儿借一幅“画”，它将给我其余的作品带来荣誉：我意思是这幅画就是他那篇题为《论甘愿受奴役》的论文，而不是指别人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又给起名《反独裁》题目的那篇论文。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这篇文章写成一篇评论文以抨击专制并向自由致敬。这篇论文在具有评价能力的读者中长期传阅——颇受赞誉，备受推崇，因为它确实是

^① 贺拉斯：《诗艺》第四行。（诗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些妖怪形象，比如一个长着鱼尾巴的美女，也就是美人鱼。）

一篇上乘之作，正如它看上去那样出色。然而，它远不是一篇他所撰写的上乘之作。如果在我认识他时的那个更成熟年龄，他就已构思出像我这样的计划，写下自己所思所想的话，我们现在肯定会看到许多文学精品，以让我们近距离领略古典作品的壮丽；因为特别就天赋而言，我知道没有人能与他比肩。然而，除了这一篇之外，他就没有什么传世之作了——甚至那也是出自偶然：我认为当他完成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它——以及给我们的内战弄得臭名昭著的关于《一月敕令》的《思考文集》：我或许可能发现这部集子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就是在他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中我所能重新看到的一切了，我是他的继承人，在他弥留之际，他非常钟情地将书籍和手稿——除了我出版过的他那部小册子之外——遗赠给我。

3. 可是，我对那篇论文尤为心存感激，因为它让我们初次结识彼此：在认识他之前我早就见过他，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他的大名；因此，为了我们之间那可爱的友谊如上帝所乐见的那般长久，我们将之培养得那么完美无缺，以至于可以肯定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在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在现今的人之间也根本无迹可寻。这份友谊的发生需要如此多偶然的条件，所以它已经成为只有靠运气才能在三百年里实现一次的物件。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胜过一切，这似乎是我们的本性使然——亚里斯多德说过，好的立法者对友谊比对正义表现得更为关切。伙伴关系之间尽善尽美的极致在于友谊；因为以快乐或利益、以大众需要或个人需要铸就或培养起来的一切友谊，不太美好、也不太崇高——因而也就不太“友谊”——因为除了友谊本身之外，它们还带有某种意图、目标和结果。它们也不符合古代的四种爱：自然之爱、社会之爱、好客之爱和性欲之爱。

4. 子女对父亲，更多的是关于尊敬的问题；友谊是通过相互信赖培养起来的，而由于他们过分不平等，所以友谊就不存在于他们之间；友谊还可能妨碍他们自然的义务：因为父亲所有私密的想法，由于担心招致不适当的亲近而无法与他们的子女分享，所以孩子们无法向父亲提出劝告乃至警告——构成友谊的重要义务之一。过去在一些民族中，子女按风俗杀死父亲，而在另一些民族中，父亲按习惯杀死子女，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避免一方给另一方构成障碍：自然而然，一方的生存取决于另一方的灭亡。

5. 过去，有些哲学家对如此自然的亲情关系持藐视态度——那就亲眼目睹一下阿里斯底波吧：自从孩子们从他身上降生以来，他一直亏欠他们感情，正当受到这种感情压抑时，他开始倾诉说：就算我们怀上虱子和虫子，那也得把他们生下来。还有一位哲学家，普罗塔戈试图劝他与他的兄弟言归于好，可是遭到反驳：“我们虽同母所生，可他不再与我有什么瓜葛。”

6. 兄弟这个称呼真的是一个美丽的称呼，并且充满爱意：这就是我和拉博埃西结成兄弟情谊原因之所在。但是，随着分享财产或分割财产而来的是，一个人变富裕导致另一个人变贫穷，它会令人惊讶地离间情同手足的兄弟并使兄弟之情削弱。兄弟们必须同舟共济，沿着同一航向奋力前行：他们势必常常相互冲撞和争抢。此外，为什么在他们之间会找到产生真正完美、密不可分的关系呢？父子之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兄弟也可能如此。“他是我的儿子，而我是我同胞，可他很野蛮、很邪恶、很愚蠢！”到了他们成为由法律和天然关系所支配的亲情关系时，那就更少有自己的选择了，也更少有“甘心情愿的自由”了。我们甘心情愿的自由本身才能够恰当地产生感情和充满爱意的友谊而非其他。这并不是说我无法分析别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只是由于我有过最好的父亲，直

米歇尔·德·蒙田

至辞世前他依然是最宽容的父亲，他像我一样出身名门望族，这个家族就兄弟般情谊而论堪为一世代相传的楷模：

众所周知我对兄弟如父亲般的关爱。^①

7. 你不能把友谊与男女的爱情相提并论，即使这种爱情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你也不能将它们归入同一个范畴。我必须承认爱情的火焰——

因为我不是不认识那位将甜蜜的辛酸与情人的呵护糅合在一起的女神。^②

更活跃、更激烈、也更热切。可它是一缕匆匆忙忙、变幻无常的火焰，上下起伏、飘忽不定；它是一缕狂热的火焰，易于遭到扑灭，只能照亮我们生活的一角。而对朋友的爱则是一股人间普遍的热情，温和平静，又是一股永恒而稳定的热情，一切都那么轻柔坦荡，既不尖锐也不强烈。而且，性爱不过是一种我们对难以得到的东西的狂热渴望：

就像猎人追野兔，
度过严寒与酷暑，
越过崇山与峡谷，
猎物逃跑他追捕，
一旦抓住不珍护。^③

① 贺拉斯：《歌集》第二卷，第二首，第6-7行（为适用于蒙田而加以改写）。

② 卡图卢斯：《歌集》第六十六首，第17-18行。

③ 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第十首，第7节。

8. 爱情一进入友谊的领地（即各种念想同时起作用的地方），就变得衰弱无力。享受爱情就等于失去爱情：爱情的目标在于人的身体，因而便受到满足的支配。相反，友谊的获得和我们的意愿是成正比的：因为友谊是关于思想的问题，随着我们的灵魂在实践友谊中被净化，友谊只有在我们享受它的时候才能喷涌而出，得到滋养并茁壮成长。在如此完美的友谊深处，那些变幻无常的爱情曾经在我的心中找到一席之地——更不必说在拉博埃西的心中，他在他的诗篇中向大家坦白了太多太多。于是，友谊和爱情这两种情感进入我的内心，它们都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却从来不互相攀比，前者在高空自豪的翱翔中保持自己的航向，轻蔑地看着后者沿着它下面的道路奔跑。

9. 至于婚姻，作为一项交易除了准入是自由的之外（婚姻期限受到约束，取决于我们意志之外的东西），它是一场受其他意图束缚的交易；在婚姻之内，人们不得不很快解开无数纠结缠蔓的死结，这些死结足以切断活生生的爱情之线，扰乱它的进程；而在友谊之中，除了存在自我之外，既没有买卖也没有交易。再者，女人的确通常难以对支撑起神圣友谊的亲昵和相互信赖做出回报，她们的心灵似乎也没有坚定到足以承受得住这般长久紧绷的死结。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如此，如果有可能使这样自愿又自由的关系得到实现，在这种关系中不仅心灵充满乐趣，肉体也在其中得到愉悦——整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可以肯定地说这可爱的友谊将会更加充实也更加丰富。但是，尚无先例显示女性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并且参照古代哲学流派达成的共识，女性从不在此列。

10. 希腊人的同性恋应该为我们的习俗所憎恶；因为当他们进行同性恋时，要求爱人间要有悬殊的年龄和有差异的偏好，所以这既不是完美的结合，也不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和谐。

“这种友谊的爱情算什么呢？”为何没有人会爱上一个丑陋的年轻人或是一个英俊的老头子呢？^①因为在我提及它时，即使我想柏拉图学院描绘的肖像亦不能不与我的相符：维纳斯儿子在情人心中激起对青春美少年的最初迷恋（此时他们允许一切无度的热情可能产生的过分打情骂俏）只是建立在身体美的基础上，这是身体产生的假象（因为它不能建立在尚未呈现出来，甚至正在孕育中，因太幼稚而难以萌芽的精神的基础上）；假如有人疯狂地迷恋上一个青春少年，那么追求爱情的手段就是财富、礼物、加官晋爵和其他，这是为学院派所指责的低劣手段。假如爱情之火在更高尚者心中点燃，那么爱情的动机同样也是更高尚的：给对方哲学方面的指导，为对方上尊敬宗教的课，教对方遵守法律并为国家利益而献身；这些都是英勇无畏、智慧和正义方面的榜样，有了这些榜样，求爱者要努力使自己因为优雅和美丽的心灵而值得被接受（他身体的美早已消逝），并希望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结合促成更稳定更持久的组合。当这种搭配产生结果时——在适当的时期（当他们不要求求爱者费工夫考虑许诺时，他们却严格要求被爱者这样做，因为他必须从观察中对那种内心的，难以辨别和发现的美进行判断）——然后在被爱者的心中便产生一种以心灵美为媒介而构想出来的精神上的欲望。在他看来，这种美是卓越的：外表的美是次要的也是偶然的——这与求爱者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原因，学院派哲学家们对被爱者持更加尊重的态度，并且表明上帝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严厉训斥诗人埃斯库罗斯在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斯的

^① 西塞罗：《图斯库勒论辩》第四卷，第三十三首，第70行。（在希腊哲学的同性恋者中，较老的人是爱情的施予者，而较年轻的、被深爱着的人则对他们的教诲表示钦佩或感谢。）

爱情中，赋予阿喀琉斯以求爱者的角色，他当时还是尚无胡须的青涩少年，是全希腊最美的人。

11. 一旦这种普遍的交流得以确立，就利用爱情更有价值的一面来履行义务，支配爱情。学院派哲学家们说：爱情会为个人生活和大众生活结出有用之果；爱情是国家的力量，在那些国家，爱情既是可以接受的风俗，也是对正义举动与自由的重要维护——哈莫迪和阿里斯托格同的爱情故事可以为证。这就是他们称爱情为神圣原因之所在。他们认为，只有暴君的暴行和人们的卑鄙行为才与爱情势不两立。然而，在说的都说了，做的都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向学院派哲学家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爱情原本就是以友谊为结果的恋爱——这一点完全符合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爱情定义：“爱情就是要努力将友谊建立在美的外表上。”^①

12. 我现在回到更加稳定也更加公平的爱情话题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友谊中的人物变得坚强起来，如此的友谊才能被称之为友谊。”^②

13. 此外，我们通常所称的朋友和友谊不过，不过是由于某种机会或某种相配而结识的熟人和熟悉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的心灵相互支持。在我所谈论的友谊中，各种心灵在如此普遍的交流中融为一体，从而抹去了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接缝，以致连接得天衣无缝，无迹可觅。如果有人逼我说为什么我爱他，我觉得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除非我回答说：“因为那是他：因为这是我。”引发这种结合的媒介超出我所有的推理，也超出了我能够专门谈论的一切——大概是某种难以解释的命运之力量吧。

① 西塞罗：《图斯库勒论辩》第四卷，第二十四首，第71行。

② 西塞罗：《论友谊》第二十首，第74行。